朱子詩義補正

朱子詩義補正卷之五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

右與侑同義、醻與酬同義古書音同者字多通用、有功而錫以弓矢、與燕食之有侑幣酬幣義同、

二章

六月

吉甫成功、王燕勞之、而周邦咸喜、既多受祉、卽召虎所謂永錫爾祉也、江漢美南征之功、公事也。故偹詳典禮。此詩因吉甫飮御諸友而作、私事也。故前本其出師之律。後著其思賢之切。而飮至策勳則畧焉。言之體也、出師不過千里、役不逾時、而曰我行永久、蓋良臣居輔弼之地。無日不思與賢士大夫相見。集思廣益以張治教。故公家宴賜方畢。卽汲汲於朋友之聚會也

黃琰曰、文武二字、一時一事離不得、三代合之、

是以無徃不宜後世分之是以無徃不㪚五章

釆芑

六月專美吉甫之功而此詩則歸功於方叔何也周官之法大司馬不爲六軍之將而巡陳眡事以行賞罰葢征伐獮狁方叔主兵而吉甫監臨諸將六月爲吉甫而作故獨舉督師之重臣而釆芑則不没其實二詩葢同時而作其辭事互相備也

李鍾僑曰二詩所陳軍容之整將帥之能王靈

之赫狄蠻之服至於臨陣合戰克敵制勝之謀無一及焉大雅江漢常武二篇亦然乃立言之體要以見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首章言軍容之盛壯次章言主將之威儀三章言行師之節制末章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謀著其夙望言之序也

賦也軍行采芑而食乃直賦其事○將發而簡車徒主將與大司徒共涖之車必盡陳干必盡試然後可簡其精銳以共車三千者所陳之車

數也其卒之以行者不過六軍之數而已故再言卒止以明之○李光地曰王于出征以王命而出征也 首章

在師而服命服鳴佩玉即此見元老壯猷從容整服之意 次章

車攻

宣王中興詩人不舉其內政之修以示後而六月釆芑車攻吉日皆言征伐田獵之事大雅江漢常武城齊營申亦皆外事何也未有內政不

修而外威能振者古之將帥卿士也卒伍農夫也觀車馬之殷盛則井甸之蓄實可知矣觀軍帥之謀武則宅俊之得人可知矣觀衆志之向方則政教之素洽可知矣觀庶邦之時會則德威之遠孚可知矣葢繼體守文之君所患者因循弛縱不能建威銷萌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之中故周公訓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人之意亦猶是也

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大政也、而此詩惟詳於田事、而畧於會同、何也、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舉會同。則知爲發禁施政。而其事不可毛舉也。宣王時、南蠻北狄淮徐羗戎皆不靖、其會諸侯。多因定征討之謀、而不可預言。故但言其車徒之盛、射御之善、行陣之肅、蓋將嚴以朙。士順以武。卽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之根本也。

首章車攻馬同、蓋未事之先、數車實而知之、周官

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凡四時之田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次章則戎行既駕而見其好且阜也○曰甫草者其地既萊也、周官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次章游環脅驅所以禁驂馬外出內入蓋驂馬偏倚、則服馬爲所牽制、而車行不調、故兩驂不倚乃爲御之善也、六章

李鍾僑曰、治軍而至於有聞無聲則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之宣王時、爲六軍之帥者、必山甫吉甫方叔召虎程伯休父之倫也。仁知威信素

孚於列校。慈和禮讓周浹於衆心。故能致此。其曰之子、謂軍帥也。曰君子者、乃宣王也。整軍經武、卒成周之舊典、求賢宅俊、類文武之灼知、豈非繼世之君德業之大成者乎、末章

鴻鴈

之子、指有司奉命巡視者而言、蓋曰之子征行而劬勞於野者、乃布恵澤以及矜人、而哀此鰥寡也。之子于垣、率民以築而巡其功也。如春秋傳所載華元爲植、蓋築者雖民、而必有有司以

主其事

前二章亦可作比、蓋飛而肅肅、猶之子之于征也、集于中澤、猶之子之于垣也、

庭燎

晰晰、晨光漸通、而庭燎之明爲之小也、次章

沔水

昏亂之世、在位者非泄泄而怠、則詭詭而驕、以致民困於下、訛言朋興、則亂本成矣、故首章言兄弟邦人、莫肯念亂、而末章言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蓋不敬即所以致亂而能敬即所以弭亂也次章所謂不蹟在上則莫肯念亂之人在下則訛言之人也

祈父之什

祈父

周官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帥其衆庶鄉師戮犯命者州長黨正身在行間遂政畧同公邑都家之縣特調徵以從鄉遂備六軍之數耳但用以征伐而不從戍守故以轉予于恤爲怨必征行者復用以戍守也以采薇及春秋傳列國相戍揆之所用必同州隣近之國方伯主之

白駒

歆之以爵位。誘之以逸樂。非所以留賢也。賢者必居下位而道不得伸。乃思潔身遠去。故以大義責之。曰爾公爾侯。居上位者。皆昏冥于逸豫而無改悟之期。爾復欲潔身以去。優游自適。則國將何託哉。慎勿果於思遁也。三章

其人如玉。言其自愛重而不肯汙累于廐世也。末章

或曰賢者去國。就別其邱園之友。其友留之不

克而賦比

我行其野

言我以舊姻故相依而爾不我畜是不思舊姻、而惟求爾之新特矣、因嘆富者誠不足恃、必氣誼有異于衆而後可依耳、末章

斯干

新宮始成、須禱之辭、首舉兄弟之式好而無尤。其後王室禍亂凡五作皆由兄弟以後嗣王不能以躬化又不能以禮防也。詩人言近而指遠

如此。首章

李光地謂卑者之居、東房西室、房戸在東、室戸亦偏東、西南無戸、尊者有東西兩房、則西南有戸、蓋據儀禮注疏士大夫無西房而言、但聘禮還玉賓負右房而立、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則士大夫皆有西房、注疏未可據也、豈天子之居、宜正南鄉、茲因山與干之面勢、偏向西南、故因戸以表方位與、二章

周室盛時、王宮周垣、猶以土築、三代聖王之遺

風尚未變也 三章

無羊

前牛羊並舉此獨言羊以牛大牲各有僕牽傍也大牲中不言馬以別有校人掌之 三章

節南山

首章言師尹民所所瞻仰次章始言師尹之不平

首章憂國運之卒斬次章始言天怒民怨蓋民所瞻仰者不可以不平而天怒民怨之不懲則國運所以卒斬之故也三章言莫大之任而當

之者乃如此此之人、豈昊天不弔、遂欲空我師耶、四章五章、言師尹所以致天怒、召民怨者、以不親其職、而委政于姻亞之小人、倘其心一平、其事能止。尚可易危爲安。不可執迷而不悟也。六章言尹氏弗躬弗親、而王又不能屆。尹氏不平其心。而王又不能夷。是天心終不弔。所以亂與日生、而民卒不寧耳、七章八章、言我心憂亂、常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小人方茂其惡以傷善類、固其黨以自夷懌、所以憂心如惔、正爲此

耳次章言師尹不平九章則言昊天不平蓋小
人播惡天實爲之也六章言俾民不寧九章則
言我王不寧蓋庶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也然
如師尹不懲其心而反與正類爲仇何哉末章
言致亂者師尹而與師尹同心者王也究禍敗
所從生師尹之訩皆王之訩師尹既不能懲則
惟望王心之訛或能去僉壬改紀其政以畜萬
邦則民心順而天怒亦庶幾可回焉耳

不敢戲談將發國既卒斬之戒恐其聽之藐藐

也。良臣不避身家之患。以逆主心。忤權倖。所憂者國之斬耳。小人則明知國之斬。而惟知便其身家。厚其瑣瑣之姻亞。安能監。安能懲哉。然終望其監懲者。同官之義也。○或據國旣卒斬、以此詩作於平王之世、然其情詞危迫、似預憂驪山之禍、所謂旣者、指厲王前事之監耳、首章

南山高大、草木之實、尚足以利民、師尹乃不平其心、致薦瘥喪亂、以空我師、謂之何哉、次章

李鍾僑曰、小人患得之始、未有不躬親庶事、以

攬政柄考君既信用則廣布私黨姻亞以爲腹心耳目爪牙一切弗躬弗親然後可偷自逸樂極情縱欲千古小人之情態皆於此詩具之○古之官人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尹氏于其姻亞未嘗問而辨其賢愚未嘗當官而有功狀豈可以欺罔君子哉○小人不憂國之斬未嘗不慮身之殆然不平其心而偏任小人以罔其君未有不殆國事而終以自殆者故以是警之

四章

此章君子亦謂王也、尹氏與群小朋比。以罔君子。所冀者惟王心之一悟耳。尹氏弗躬弗親、使王能親政而究所底。則民心爲之閼矣。尹氏不平其心。使王能平心而察其奸。則衆怒可以遏矣。而王終不寤。是以作誦以究王訩也。五章

相爾矛者、怒君子而有戎心也、既夷既懌者、遥志於君子、則與其黨益歡洽也。秉國均者、醜正惡直、群小必助爲爪牙、既得所欲、則優之以官爵、裕之以貨財、同惡相求、如酬酢焉、舊說皆未

得其義、八章

不仁之人、使在高位、而播惡於衆、小人之朋、並據要津、以傷善類、人事之不平極矣。無所歸咎。則以爲天實爲之耳。九章

任非其人。則國將卒斬。苟動其心。則萬邦可畜。

首尾綰結。中間脈絡。皆會于此。末章

正月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於上、民怨於下、將有易姓之禍、蓋天心甚愛斯民、不忍聽其久于危殆、定

理可凴也、五章六章、言事勢至此、惟冀君大夫自懲其心、而乃具曰予聖、明於義理者、至於局天蹐地、㤲懼陳言、而小人方肆爲虺蜴、安望天之悔禍哉、七章至十章、言我生斯時、進退維谷、既不能自輸其力、而虐政方深、滅亡之禍可立而待、及其顚覆而後求助、不若保於未危、而如其不以爲意何也、十一章至末章、言禍亂之興、昭然可覩、而小人方晏然樂憂、各固其黨、各營其私、一旦大命既至、彼封殖以害民者無論矣、

而惇獨亦將與焉天心其謂之何哉即雨無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之意也

政事縱弛則天應之以常燠嚴急則應之以常寒故周亡無寒日秦亡無燠年曰民今方殆曰胡爲虺蜴曰胡爲厲矣則政事嚴急可知故當正月而有繁霜之應也○民困於虐政則因災異之降而倡爲浮言以動衆故曰亦孔之將言可畏也下章所謂莠言亦爾蓋政暴則民危民

危則反不忌其上故敢爲惡言而不可禁耳首章

此章宜作賦而比三章

民已危殆而虐民者方肆於上似天心亦夢夢然乃天心豈終無定者有皇上帝伊誰云憎終不使肆於民上以棄天地之性也四章

此章似宜作比盖謂山爲卑而其實爲岡陵之崇猶謂民爲愚賤而訛言朋興實足以基亂而可畏也因有繁霜之異而訛言朋興故召故老訊占夢然亂世之君臣皆自以爲聖誰敢竭誠

無隱而顯明臧否哉〇具曰予聖、謂其對故老、及占夢之人、俱先自以爲聖也、既自聖、則誰敢自謂吾知此事之是非、此人之善否者乎、五章

雖昏亂之世、未嘗不收羅君子、以從衆望、然實執其手足、使不得展布、無由得其力、所謂善人載尸也、七章

幽王之昏迷、褒姒之讒慝、師尹皇父之貪橫、龍漦妖徵、檿弧謡驗、諸侯離心、申駱相結、亂亡之形已顯見矣、故知褒姒必滅宗周、燎之方揚、喻

群邪項領、豔妻方煽之勢、不可遏也、東遷以後、王室微弱、平桓諸君、未聞大爲威虐、其臣亦未聞專恣、貪暴若此者、此四篇並作於幽王之世無疑也、群儒多以褒姒滅之爲疑、朱子獨謂時宗周未滅、而知其必滅、知言哉、八章

民生狹隘、已無可樂、其思亂之情、雖若隱伏、而循數推理、亦甚昭然可見、柰何復爲虐不悛、以廹之使動乎、十一章

春秋傳引此詩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小人黷

貨無厭以私厚其婣黨其姻黨必盛有所稱述也十二章

小人之虐以濟其貪也此有屋有穀者即爲虺爲蜴者也小人之封殖如此則民之無祿可知是天降禍亂而椓喪之也富人即謂小人之有屋有粟蓄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彼厚自封殖以病民者使罹此禍可也而惸獨亦將與焉可不謂大哀乎即三章民之無辜并其臣僕之意也孟子所引乃斷章取義末章

十月之交

首章至四章、言天變之作、由國無令政、所任非人、乃災異迭出、而君心不懲、內寵群奸安肆自若也、五章六章、專言皇父貪暴、若曰、觀皇父一人、而艷妻之煽、卿士師師非度、皆可知矣、七章八章、言已無罪被讒、已之里獨蒙其禍、則廹于身而不覺言之痛疾也、

不用其良、所以無政也、而惟其無政、是以不用其良、先王求賢如渴、欲修明其政也、若無政。則

必僉險膚劣乃能相從於昏而曲逢其欲良士居其間則必鰥焉安能用之 次章

王朝者四方之儀則觀皇父以下無一善類則四國之不用其良蓋則而象之○備言群小竊位而終以豔妻煽處自古小人未有不依女寵以爲讒慝者好權之臣必貪利而因以利惑其君故去讒賤貨遠色有一不能自克則賢者必不能安 四章

時西周未改而皇父作私邑於東都必見內寵

奪嫡申駱重婚而早營窟穴也故轉目爲孔聖所以發其陰謀不忠之惡（以上約李鍾僑語）雨無正所云正大夫離居正謂此耳其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則驪山之禍已在詩人目中矣皇父貪愚擇多藏者以自隨不足怪也而所引用六官之長及侍御左右皆番與家伯仲允聚子蹶楀之流不留一老成忠直之臣于闕廷一朝變作行見王之獨立于庭故不覺其言之深痛耳（六章）

李鍾僑曰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在責人與反己

而已皇父徹人之牆屋荒人之田畝而自謂禮之當然責人無已也詩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終則歸之天命而不敢自逆反已之盡也○傭徹俱訓均傭工者役必均徹田者分必均也末章

雨無正

當時外而諸侯內而正大夫皆不肯正言以瘁其躬而忍離居以遠于禍在位者勇退既出者不反惟暬御近臣無所逃隱故不禁幽憂痛疾垂涕泣而道之

謂此詩作于東遷以後者、皆據周宗既滅爲斷、然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文侯修捍于外、武公勤職于內、亡姓從王、未有二心、他年曲沃簒弑、王且命虢公致討、則雖微弱、而上下齊和。與此詩所云。絶不相類、蓋幽王之末、群臣列辟、皆知王室之將傾。欲自遠以免禍。故呼嗟而正告之曰、若周宗既滅、則凡爲臣子、皆靡所止戾矣、雖欲遠跡以自全、豈可得乎。覆出爲惡、謂王及皇父番橋之徒也、中外離心、庶幾懼而改圖、而覆出

爲惡欲周宗之不滅得乎次章

呼昊天不敢斥言王也此章前後之樞紐天之降喪民之淪胥中外離心小人播惡皆由王之不信法言耳戎成饑成辟言不信之明效也辟言不信則巧言爭入矣正言者躬瘁巧言者處休此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用訊也○法度之言乃義理所歸宿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冥行而不知其所底然爲人臣子者以君心之回僻而不自敬其身可乎凡離居以自逸聽言

而莫訊者皆忘人臣之義而不自敬其身者也雖不畏人言獨不畏天命乎六章怨及朋友示人言之可畏也首章降喪疾威示天命之可畏也三章

戎已成而亂勢不退饑已成而民生不遂已獨憂病而群臣無以是告王者王何由憯哉聽言則答聽王之言則漫應之唯唯諾諾而無所可否也四章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則皇父作向以後自王都

而遷于外者、必非一人、故詰之而以王都無室可居爲辭、乃責之曰、爾昔之出居、固有從而作室者、何以不作于王都、而與王相守也○憂思泣血、所以慮其室家者、言之無不痛切。而獨不念周宗之滅。自敬其身。畏天之命者。豈如是乎。

末章

小旻之什

小旻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是天奪王之鑒也、而但言天降疾威、雖陳痛哭流涕之辭、不失爲尊者諱之義、古人立言之則也、首章

潝潝、小人相比之狀、訿訿、專以君子爲訴病、○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以爲偶然耳、猶望其或止、故曰何日斯沮、繼則凡臧者皆是違、凡不臧者皆是依、則無望其沮矣、故嘆其伊于胡底

也。次章

是非顛倒、棄善從邪、是以盈庭碌碌、漫爲依違無定之言、以避咎先民之程、大猷之經、無敢唱言、而上所聞皆偷苟之計、下所爭惟鄙賤之謀也、次章至四章

問道當于已經、與未嘗行邇者謀、所以不得于道也、三章

言國是雖無定、而人未嘗無通明者、人之成德者雖少、而資材可造者衆、但上之人棄善而用

不善恐善者亦從而靡將如泉流之淪胥以敗耳五章

人但知不敢暴虎而不知謀之回遹招殃致凶猶暴虎也人但知不敢馮河而不知謀之回遹陷滯莫濟猶馮河也此知之者所以如在冰淵也○或曰善謀不用則君子之黨必有憤激而欲與小人爭勝者然君方用其謀而依其人徒使善類並罹其禍特暴虎馮河之勇耳故于人則以淪胥爲憂而在己則履冰之懼也末章

小弁

內寵閒后、孽子奪嫡、敗亡之禍、恒必由之、故念周道之將爲茂草、而惄憂如擣也、次章言無人所瞻者非父、無人所依者非母、而我獨見棄、豈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乎、三章鹿奔雉雊、興母之見黜也、木本既壞、枝亦病而銷亡、喻母黜而已因見逐也、寧莫之知、非謂人不知也、言我之憂病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故六章言君子秉心之忍、而七章推原其故、由于信

讒而不舒究也、五章

宋平公信伊戾之讒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讒殺其子孟丙仲壬、後非不悔也、使事端初見、稍舒緩之、而究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于大過哉、七章

巧言

信讒爲好禍則見讒而怒。即君子之作福也。次章

秩秩大猷、惟聖人乃能定之、豈可與宵小讒人決國家之大計哉、雖人藏其心、然未始不可忖

度而得之、如兎雖狡、遇犬則獲、見讒言之人、王當究察、而不宜遽信也、四章

樹木當樹良材、胡讒人如盜、而君子乃聽之也、往來行言、卽讒人緝緝翩翩、而進于王者、碩言巧言、詩人一一皆心數之也、蓋讒人之傷善、必自矢爲忠貞、巧附于義理、故蛇蛇之碩言、出于口而無慚、巧言如簧、人皆見其肺肝、而彼之顏則厚也。○李光地曰、荏苒柔木、以興善柔便佞之小人、君子聽信其言、是樹之也、五章

讒謀既大且多、始雖病君亂國使無辜受殃終當害于而家凶于而身。爾居之徒衆幾何豈足以敵衆怒哉。蓋讒人盜心又厚顏而不知耻、惟懼之以禍。庶幾畏而改圖耳。末章

何人斯

二人從行、言已與暴公比肩共事也、誰爲此禍、言隙不自己開也。次章

逝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通問矣、而不見其身何也、蓋通問而不請見以急行爲解、三章

巷伯

楊園之道、加于畝丘、非理之所有、似以興世亂讒勝、小賤之人、將漸加于大人也、所謂微者則其人必微、末章

谷風

惠風和暢、草木皆自得于崇山通谷之中、然必無一草不偶死、一木不偶萎之理、以比朋友之交、小怨不足以累大德也、末章

蓼莪

南山而言烈烈象居高者自爲尊嚴而民瘼無由上達也發發而舉飄風象政令無常民不堪命也然民生雖同此阨隘而有父母存者尚可以盡啜菽飲水之歡故又嘆民莫不穀而已獨罹此閔凶也四月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可與此詩相證 末章

大東

匕所以升牲體也簋飧雖滿而飯䬸有數牲體雖充而登俎有度以興職貢有常經也 首章

李鍾僑曰、不獨奢侈之患、而品服無章、上下僭亂、不獨服物之紊、而官職冐濫、下及隷圉、所以睠懷而出涕也、四章

周官九貢、各以土之所有、惟幣帛則無國無之、太公治齊、冠帶衣履天下、故東人困於徵求、杼柚其空、而望天漢監照也、五章

天漢有光、望其能監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能助我以力也、然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牽牛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揜乎、雲漢不能

監而啟明長庚亦虛有其光乎其意蓋謂織文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末章言箕舌之載翕斗柄之西揭則絕望于天之降監矣。五章至末章

李光地曰啓明長庚先後於日畢星好雨蓋望近君之臣以民病告王而降其膏澤也風以施誥命斗以酌元氣今箕閉其舌則號令不聞斗揭其柄則惟務汋取民無蘇息之望矣六章末章

四月

據詩人所自言不過盡瘁而上不知遂謂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非義所安其所憂蓋在禍亂已
成君國人民無所底麗故不禁言之悲憤而非
爲一身之故也夏徂秋至興治日之已往也日
烈風發冢亂政之亟行也亂離瘼矣指窮民之
遭饑饉困于貪殘者而言也民莫不穀指小人
之黨有屋有穀者而言也王信用殘賊之人不
惟已受其害凡國之良材皆由是以廢斥而莫
知其罪故七章歎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蓋君

心者萬化之本源、既混濁而不清、則日構禍亂、而曷云能穀乎、政教者天下之紀綱、既大敗于殘賊、則已雖盡瘁、而孰能我有乎、所以自恨不能如鳥之高翔、魚之潛伏也、然作歌以告哀、則猶與君之一悟耳、

栗可以實豆籩、梅可以調羹飲、喻有用于君國之良臣也、而小人惡非其類、故其廢也多爲小人所殘賊、而莫知其過、安在詩人盡爲小人所忌而憂殘賊將及其身者、故曰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也。四章

覜彼泉水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豈有日構禍本而能善終者乎。其曰我者、不敢斥言其上、猶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也。○泉之源本清、有時而濁者、泥沙汨其流也。世之運常治、而卒至于亂者、殘賊構其禍也。五章

世亂讒勝、惟卑官散人、爲小人所不屑措意、尚可免于殘賊、故感梅栗之見復、嘆天淵之莫遁、而轉羨蕨薇杞桋、尚可自得于山澤之間也。末章

北山之什

北山

偕偕士子、旅力方剛、不宜以勞于王事爲怨、所以然者、有父母而不得養、且曰嘉我未老、則年已將及矣、而不已于行、是使父母憂思而無一日之安也、然所歎惟大夫之不均、而無怨上之辭、所謂止乎禮義、

邶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詩人自言獨肩勞役、必當國之大夫稱其賢、而數以艱苦之役屬

之也唐宋柄臣排異已者多稱其能出之于外觀末章慘慘畏咎則非眞以爲賢而相倚任明矣二章

無將大車

篇中似無行役勞苦之義蓋賢者生亂世見柄國者非人以致奸賢不分百事倒置如塵雝冥冥旁觀者懷憂而莫救也蓋雖思之而無道以開其蔽弭其亂憂危之形耿然于方寸間以自病自累而已

小明

時當衰亂賢者多遭讒怒陷罪罟中人以下必謂正直可以買禍而依阿朋比以求苟免故戒其同官果能守道不移則民神鑒之必不至罹彼不祥此詩人之愛人以德也○共人必作者平生道術所宗分誼在師友間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君子則同僚中可與言者故戒以靖共爾位導以正直是與若共人則兩心鑒照天涯不隔我盡瘁於外彼盡瘁於內無厲復有戒勉

而心之憂苦戚之自詒。彼此同之、故睠睠懷顧、
至寢興爲之不寧也、
穀善也、用善與之謂降以吉祥善事也、自憂陷
于罪罟、因戒僚友謹身以獲神祐、詩人之忠厚
也、四章

鼓鍾

備言樂之不僭。則非其地非其時。非其事之義
具見矣。所以心竊傷之、而允懷於淑人君子也、

楚茨

李光地曰、楚茨以下四篇乃籥章所謂豳雅也
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
曰君曰公、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
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于天子及卿
大夫之事、尤不相似、當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
與大雅公劉荒豳之文正相應也○四篇皆祭
祀之詩、而編于雅、何也、其體製音節、不可以入
于頌也、蓋至周公制禮作樂、分六詩而後風雅
頌之辨益明、燕饗朝會祭祀所用不紊、商頌五

篇那與列祖外體皆近雅似其時雅頌皆可用以祭祀。公劉興于夏之屯、葉荒豳居、立宗廟肇方社祀田祖、各爲詩歌以將祀事子孫皆承用之、至周公制禮作樂、然後以甫田大田被之籥音、而用以方社祈年楚茨信南山、則存爲雅詩、而不用之于宗廟與、二篇所言皆侯國祀事不可奏于天子之廟雅詩多不被于樂者故可存○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四篇無一不言福何也周官大宗伯五禮、惟祭曰吉禮、國家無事、主人無喪疾、年豐物備、及時享祀、即莫

大之福故楚茨首章特揭其義而所謂神報以福者不過身之壽考而已稽之大雅周頌惟成康以後之詩始間有言降福者若后稷大王王季文武之樂歌則無一有焉蓋必周公所考定故言不過物如此

管子言苗曰莊莊乎其士也卽翼翼之義蓋如人之植立而竦敬也○鄭箋介助也 首章

或肆或將體解而進之也郊特牲腥肆爓腍祭注肆解剔也○是皇言先祖皇皇然而降格也

楚辭靈皇皇兮既降蓋儼若見之之義由是進爵薦俎神安饗之似不必以神保爲尸少牢饋食禮祝饗于陰厭在尸未入之前卽特牲禮祝饗于尸入之後亦祝神之饗也勸尸曰侑不得稱饗○公劉始立君宗執豕于牢未能毛而物之也至是絜爾牛羊則養牲省視之職修矣酌之用匏不辨其爲神與人也至是而俎豆畢陳獻酬交錯則尊彝散角之用别矣百度興舉氣象日新此公劉匪康之實事也○李光地曰君婦幽公夫人也笑

語者祖考之笑語也、記云、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祖考之笑語而如或得之。則神之來格可知矣、次章三章永錫爾極謂錫之以福無不各極其至也、時萬時億承百福而極言其多也、四章神保非言尸也、既曰鼓鐘送尸、又曰神保聿歸、則非言尸明矣、藎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當安然而歸也。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祭畢而徹宜也、而曰廢徹何也、廢者置也、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

爾雅廢舍也特牲饋食禮佐食徹尸薦俎敦設
注舍放置

于室中西北隅屏用筵納一尊闔牖戸祭禮所

謂陽厭也佐食所徹置于室以為陽厭君婦所

徹置于房以燕宗婦內外宗故廢徹並舉且先

廢于徹以見將別陳之與終事之徹異也康成

訓廢為去似未核其實五章

信南山

李光地曰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迺疆

迺理此詩所言正其事也當夏之中葉故推本

于禹功南山謂所陟之南岡非終南也公劉后稷之曾孫此篇所謂曾孫即公劉也

甫田

此春祈之籥章示曾孫以省耕恤下之仁也故首章曰食我農夫次章曰以穀我士女三章曰農夫克敏卒章曰農夫之慶謂田家士女終歲勤動我坐享如坻如京之積而矜恤可不倫至乎歲取十千經用之式本用二而儲一屢豐年尚出其陳以食農人則荒祲不待言矣利民之

忠上能曲盡如此
不啻失官自竄于西戎至公劉始經田野萬事草剏故就省耕之時而烝髦士若文武成康之世則士歸于學校賓興有典視學有期不宜就田間而進之矣或曰曾孫稅止之地若聚教于黨庠州序之士適歸視其家則亦進而誨喻之也首章
豳既定遷人聚物豊故宗廟用大牢方社用犧羊而備成國之禮記稱天子社稷大牢諸侯少

牢、以此詩證之、蓋三代之達禮也 二章

曰攘者、饁者、以糲食不敢進于曾孫、故强取而嘗之也、三章

大田

此秋報之篇章。示農人以敬上與仁之義也。故飭力戒事、不以爲室家之私計。而曰曾孫是若。望雲喜雨、皆以爲公田之餘潤。而曰遂及我私。至于稺有不穫、穧有不斂、則利及寡婦、卽成周相保、相受、相救、相賙、之典法。皆始基于此矣。次

章言螟蝨不生為獲神佑末章乃推本于曾孫之禋祀能介景福而農民亦與焉通篇意脈之相貫如此○信南山以下三詩宜作于一時蓋公劉遷豳立君宗定田賦遂作信南山言宗廟之事甫田言春祈大田言秋報其後宗廟之器物漸備禮儀益詳更作楚茨五經之出惟詩傳于民間之歌誦本無册籍故漢儒編錄以辭事之盛而先楚茨非以時代之先後次也觀此則諸侯有賜樂亦三代達禮○黃琰曰上取其陳

以食農人、而下推其餘以利寡婦上行而下效也、

瞻彼洛矣

絃管雅南、樂皆不僭、作之者非人則聞者懷淑人而憂傷、韎韐鞞琫、戎服之常、服之者能稱、則瞻者知家邦之可保、可與孟子對齊王語互證、

裳裳者華

一見而心寫、必其在國之治功。四隣之德譽。表著之威儀。有以大慰天子夙昔倚任之心也。首章

此章專言車騎之雍容、亦淇澳寬兮綽兮猗重較兮之意也、三章

維其有章、非獨威儀之美、凡行身之有度、制事之得宜、出言之中理、皆是也、此章乃推原其故、以爲君子之無不宜、無不有者、惟其德之充實于中、故發于外者、無不與其中相似也、末章

桑扈之什

桑扈

古字不丕通、雅頌不俱當作丕、那安也、大能歛戢、大能戒愼、則受福大安也、三章

鴛鴦

李光地曰、自瞻洛至此、辭義與蓼蕭諸篇相類、而篇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則皆爲東都之作可知、鹿鳴以下、天保答之、魚麗以下、南山有臺答之、蓼蕭以下、菁莪答之、瞻彼洛矣以下、鴛鴦

答之其義皆相似

頍弁

李光地曰實維伊何設問此頍弁者何人也故下以兄弟匪他答之實維何期設問期以何時來也故下以兄弟具來答之繹其辭意蓋受燕者所作故以蔦蘿自比而卒曰君子維宴則斥言主人耳爲此詩者蓋所以勸親親如棠棣之類而託爲兄弟姻親之言其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猶然孔懷原隰之哀也

燕飲之詩而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人之厚且誠也。末章

車舝

此宴樂其新婚之詩而所以望之者曰德音來括曰令德來教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使女子聽之凜然有責善之意所以和樂而不流宴安而不亂也。

言思季女如飢如渴以其素有賢聲故求爲嘉耦而來胖合也○夫婦如賓如友雖無好友盖

男子之謙言也曰無者就女子而言言汝雖無嘉耦且當燕飲喜樂也首章

能以令德來教然後安且譽然後好爾無斁則聞者可以自省而惕然矣次章

禮三月始成婦告廟而反馬爲婚之始恩義未得遽深故曰雖無德與汝且歌舞以相樂也三章

言少有如我覯爾之心寫者四章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以施于夫婦之閒非聖賢之徒不能爲此言也衆人皆以閨房爲宴私

狎暱之所不知女子之德必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然後可以寄內治成夫德男子知此則僻而傷恩暱而廢禮者亦鮮矣末章

賓之初筵

篇中絕無自責之意而以爲悔過何也蓋武公親見厲王之荒躭不敢斥言故作懿戒則曰自警賦賓筵則自謂悔過也古者唯祭與射有飲酒之禮而手旅也語或賦詩以見志有監有史孰敢出位而舞況號呶乎厲王顛覆厥德與羣

小荒宴而亂禮之大常武公目擊心傷故託言
飲酒悔過以爲子孫臣庶之戒也蕩之篇旣愆
爾止式號式呼可與此篇相證
功狀也奏中否多少之功狀也大射禮釋獲者
取賢獲告于公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若干奇或
左右鈞是也首章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尸嘏主人之辭其湛曰樂
以後則祭畢而旅酬之事也各奏爾能謂兄弟
衆賓子弟皆有事也賓載手仇重賓之酬而特

舉之室人入又旅酬之後同姓者又入燕于寢也以奏爾時燕樂及舉爵之時而奏也次章

初筵則左右秩秩而後乃舍其坐遷初則舉酬逸逸而後乃屢舞僛僛蓋旣醉而不知其過也〇或曰不知其郵郵卽謂舍其坐遷蓋號呶屢舞不知郵歷他人之位也四章

言自言語與人語也或言及之或因事而發皆由也匪是則妄且躁矣末章

魚藻

篇中無頌德語、蓋天子端拱、飲酒樂愷、而有那其居、即政教之順成。民物之乂安。可見矣。易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蓋九五剛健中正、萬事得理、無爲以俟化成之象也、

采菽

首章言錫予之隆、次章言車旂之盛、示之以來朝之榮也、居寵者不可以驕、故三章言即事之恭、不如此不足以保天子之寵命。而申固其福祿矣。然天子之于群侯、非徒責以即事之恭也。

必能殿天子之邦然後後無愧于王朝禮意之厚

末章言天子能揆度其心而厚錫之福上下無猜優游自得又所以勸其忠

黃琰曰紓之原生于恃功恃恩自謂無傷而不知陷于不恭不敬以啓疏離嫌忌之萌少事長賤事貴皆然不獨君臣之際宜謹也 三章

爲國以得人爲本此萃從之左右禮事辨治如此所以能殿天子之邦也 四章

黃琰曰葵者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臣不敢

紓而君則揆之是以上下能相親也○李鍾僑曰天子葵之則不特功業之著見者不至掩抑其力所不周情有可諒與獨盡其心而衆莫之知者皆得之矣○戾定也凡諸侯憚于朝覲恐天子不察其心而多求以困之耳今葵之而厚以福祿優游燕語則可自安定矣○惟盛王之世朝聘以時貢獻有節禮下以誠四方無金革札荒然後朝會者能優游而自得此詩人之善言治象也○或曰天子葵之度其所述之職以

爲命賜之隆殺也能得賢以殿天子之邦則必以福祿厚之而可優游自得矣、亦所以警其不能者〇其始見也、齊遨而不敢紓、爲天子所予。故終乃優游而自得也。末章

角弓

上兼昏姻此獨舉兄弟昏姻、亦外兄弟也、雖偷薄成風、而性質之善者、尚能寬綽厥心、其不令者、遂不知相瘉爲惡德矣、三章

此必當時實事有兄弟爭爵、旣受爵而身亡者、

故指爲後戒下章老馬爲駒亦然、四章

小人本善攀援而上信用之、教猱升木也、使汚邪之習朋興、如塗塗附也、導以不善而下應之速如此、如有嶶猷、則小人亦當革心而與屬矣、六章

骨肉恩薄、猶陰雪之沍寒也、若晛以陽和、則立消矣、而上不肯以德意下遺、遺當與相加遺同義惟居高而肆驕慢、尚安望涼德之變更哉七章

菀柳

鄭箋蹈讀作悼朱註蹈當作神俱未安毛傳蹈動也盡跳躍則震動不寧戴記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兼有武厲之義不敢斥言王之暴虐而以爲甚蹈立言之體然也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此詩首言其容不改、蓋因琬近服餙之滔靡、而思先古之素樸也、笠之以臺、撮之以緇、充耳之以石、皆言其素樸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言其任質自然、而不爲巧餙也、蓋必有華其笠、純其冠、珠貝其瑱、短其帶、巧餙其髮、與縱以爲冶態者、故思古而軫懷焉、

下之禮俗、一覘上之德教、狐裘黃黃、王朝公卿

之服也瞻其容貌則慢易不生傳其語言則相與竦動所以能係萬民之望也行謂將命而出歸謂終事而返一出一入皆能使萬民瞻式此禮俗所以型也義見于篇首故下四章惟述士女之淳風以致其慨嘆而已　首章

綢謂以纚韜髮也　綢直由切說文繆也唐風綢繆束薪傳猶纏綿也楚辭蕙綢法束縛也又他刀切檀弓篇綢練設旐注以錦韜旗之杠爾雅素錦綢杠韜與束縛義同

禮教盛時女無冶容故以纚韜髮直如其髮之本然髮長且多則髻高廣寡而短則髻亦陿削

春秋時、衛侯剪已氏之髮以爲呂姜髢、及漢以
後、又有倭墮髻、則非其髮之本然矣○狐裘黃
黃、在上之人士也、臺笠緇撮、在下之人士也、在
上者言則衆聞、行則衆見、在下者言行不可得
而詳、故第言其服飾也、然觀其服飾、而其應上
之風、以成俗者、亦畧可睹矣、○于士則貴賤並
舉、于女則獨舉貴者、貴者樸素如此、則賤者不
待言矣、　次章
厲、與月令厲飾義同、言垂帶者有肅厲之容、視

民不恌也、鬒旁髮短、不能上束于髻、故以滑物昵之、使卷如蠆尾之曲而上也、義與綢直如髮相承、假而如後世之巧飾髻鬒。則不得直上如蠆矣。 四章

非故欲垂之也、帶之制不改于舊。則自有餘矣、非故欲卷之也、髮之束不改于舊、則自有旟矣、正與首章其容不改相應、○必有事或侍尊者、然後擁佩與紳若行于道路、則帶之餘者自當任其垂、短髮覆額、童女之儀、既笄之後自當任

其揚、惟古風淳樸、一式于禮、故有儀可象、而令人有餘思、此詩蓋爲以巧飾冶容爭妍者作也、故篇首曰其容不改、義貫通篇、○于尊者畢容與言、以其爲萬民之望也、而每下者亦可知矣、于女獨言髮以靣必擁蔽可見者惟首服也、末章

采綠

李光地曰、此詩以爲婦人念其君子、則意味甚淺、蓋刺居位而怠其職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已、託言歸沐矣、或期以五日而六日不見

其來矣狩則弢其弓而不張釣則緡其繩而不下而問所欲釣則魴鱮也觀者咸料其無成而不自警省可乎

黍苗

于黍苗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于破斧見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首章曰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時其飢渴安其舍宿恤其疾苦之謂也此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則部伍嚴肅百度淸明所經之市肆無囂既至

而館廬不擾、賦功則勞逸常均、終事則材器無耗、非大賢爲主將、不能及此、四章

隰桑

思賢者告以善道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幸得相見、何不有以謂我乎、我當中心藏之、無日而忘也、與說命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辭義畧同、古人見賢、必期以善言相告、春秋傳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意正如此、末章

白華

或曰之子。或曰碩人。何也、三章四章、辭意稍寬、可稱碩人、曰無良、曰不猶、曰之遠、而稱碩人。則辭意相悖矣。

縣蠻

天步艱難、言帝位之難履也、雲英覆露、不遺菅茅、王于配匹之際、乖戾睽隔、不可以情通、況疏遠者乎、是以歎天步之艱難、而憂其不能似先王之有終也。人君所踐者天位、故云天步、次章

此詩似宜作興、道之云遠以下、謂作鳥言、難通、言己中路徘徊、無所依歸、不如鳥之隨處可止、而思有力者、或哀其窮而扶翼之也○李鍾僑曰、微賤勞苦之人、當載飢載渴之際、而其爲詩、飲食之外。卽望教誨。古人之不敢自輕其身如此。

漸漸之石

王師東征、必淮夷徐戎之故、其地平曠、絶無連山峻嶺、蓋取道于崤函、懼陰雨不能出谷也、故

曰曷其沒矣、蓋望山川之沒、而得履平地、則雖雨尚可以駐師也、謂深入所征之地而不得出、似難通、

君之華

李鍾僑曰、周之隱民、至于鮮可以飽、而方是時、權門姻亞、有粟有屋、旨酒嘉殽、以樂親賓者、自若也。舟人私人、裘熊羆、試百僚者、自若也。皇父作都、車馬屬路、遷載多藏者、自若也。民所以鮮飽、端由于是矣。譚大夫但見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豈知鸕鷀三星薪牂羊者。比戶皆然哉。雖欲不亡得乎。

何草不黃

詩之作、時代雖不可考、然如都人士、必東遷以後之詩也、謝邑之營、白華之賦、經傳可徵、至漸漸之石以下三篇、則爲厲王之詩無疑也。幽王溺于褒龍、至舉烽火以爲娛笑、豈復能力征東夏。經營四方。厲王之世、則四牡騤騤、靡國不泯。觀菀柳之刺。則上逞其威。而民窮于無告可知

矣、○周官大師教六詩、風雅頌體製各異、今雖無考、但以辭意求之、國風正言美刺者甚少、其餘多比物連類、含意離辭、隱躍不露、使人諷詠流連而自得之、小雅正言其事者多、隱而不發者少、然其音節或近于風、如都人士之什是也、大雅則直切明著、與風謠絕不相類、其義之可別者如此、

何日不行、自謂也、何人不將、謂他人也、首章

何人不矜、無人不可哀矜也、○三代聖王不得

已而後用兵、即遣戍命使、必曲探其情、哀傷慘怛、不啻在己、蓋以人道使人也、戰國以後、暴君賊臣、糜爛其民、覩之不異禽獸矣、至曹操渡兵、以老弱填沮壑、符生謂下民有罪、天生虎狼助朕殺之、更非人理所有、故曹之子孫宗族、多戕賊于亂臣、符生年二十三、身遭殺戮、無留種、蓋人事無出而不反者、即天道之無往不復也、次章

朱子詩義補正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嵣單作哲編次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二章三章言文王德、能載周以及子孫黎獻、又恐嗣王以祖德爲可恃而不知反求諸躬也、故四章五章、言商之孫子、非不衆多、而忽焉臣服于周、殷士非無膚敏者、而今乃祼將于京、六章

前四句、欲王脩德以求福、所以終二章之義也、
後四句、欲王鑒殷以凝命、所以終四章五章之
義也、○二章言令聞、七章復言義問、非名之爲
貴也、蓋德之誠無不形、政之善無不應、聖人感
人心享天心之實、于是乎見之、
衆人之生也滑昏、故其死也、智氣亦隨時而散、
若聖賢豪傑、則清明之氣、發揚于上、實有在天
陟降之理、名公亦曰殷多先哲王在天、非設言
以欺衆也、春秋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聰

明正直純一而不雜則其智氣不散而爲神矣

○周之德大顯故帝命大以時集也 首章

○身歿而令聞不已由其生之亹亹也亹亹者何敬以緝熙也惟其生也敬以緝熙所以旣歿而於昭于天也○古聖賢相戒相勉必以令名周公稱文王令聞不已而先之以亹亹蓋非至誠無息則道有時而離心有時而怠令聞亦應時而殞人心之直不可枉也棫樸之詩亦曰勉勉我王聖人生知安行猶終其身以亹亹況下學

乎。○周頌、陳常于時夏、尚書君奭、率惟茲有陳、皆謂敷陳治教也、言文王陳治教以敷錫于庶民、故能載周以至奕世也○陳錫哉周、春秋傳作載周、義更切、○凡周之士、亦世世大顯、次章

○文王小心翼翼、故其謀猷亦翼翼、而足以長育人材、蓋典法既可爲儀式、而教化實通乎陰陽、故奕世生才之盛如此、觀春秋國語士大夫言語氣象。可想見成康之際。周士丕顯之實。○厥猶翼翼、言所謀之深遠也、謚法思慮深遠曰翼、

○惟此章及大明韓奕二詩内丕顯若以爲不義不可通、三章

○人心肆則物欲交而本體之明息文王惟敬故能不息其明、○四章五章言殷之子孫羣臣服事于周者、卽前車之鑒、似無天絶商之禍及其子孫、又及其羣臣後嗣之意、四章

○李鍾僑曰、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欲藎臣時以此意警廸王心、又使王知不能以畏天法祖相勅者、卽非藎臣而凡爲王臣者、皆知怵然爲戒也

○繼世之君所以恣睢于民上者往往以祖德爲可恃天命爲可常無念爾祖言無專念祖宗之德以爲可恃也觀下章辭意可見五章

○言無念爾祖但當自修其德苟能常言配命則多福自己求也若專恃祖德則殷之先世聖賢之君六七作方其未喪師尙克配上意而亡也忽焉可不鑒哉下章復云無遏爾躬正謂祖德不可恃也自五章後俱此一意相貫六章

大明

○昭事上帝、以受四國則文王之德業備矣、然後追述初載之嘉禮、言之體也、首章言天旣遐終殷命、故篤生文王、而終之以受方國、四章言天命旣集于文王、故篤生武王、而終之以伐商而有天下、言之序也、言文王之生、並詳大任之作嬪、言武王之生、並詳大姒之纘女、以見周家奕世內主外主皆有聖德、而天命非偶然也、

○惟所稟之氣純一而不雜、乃能生聖賢、周公推原文王之生、實由大任王季維德之行、是謂明

於天地之性可爲凡爲夫婦者之法戒

○疑俔天乃有莘國君之號猶衛風所謂東宮之妹也蓋文姒嫁于俔天嗣位時故稱妹而男女異長故又推本于先君而曰長子襄十二年春秋左傳先王之禮辭有云無女而有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適女是也但三代以前無敢稱天以爲名者而多名夫豈天乃夫之譌歟○丕顯其光言物采儀容之盛也　五章

○武王伐商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商人倒戈以

開周師、則衆心之和可知、故曰燮伐大商、六章

○師陳牧野、尚以天命自度、非周公不能知武王之心如此。蓋與湯之惟有慙德同也。武成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義亦類此、曾鞏云、紀二典者、亦皆聖賢之徒、雅頌之文、非後世文人學士所能措意也、

○尚書武成篇、但言前徒倒戈、而不言周師之盛威、但言一戎衣天下大定、而不言商辛之自殞。雖紀事之書、務道其實、而終有所不敢言不忍

言也至此詩則上帝臨女特言萬衆之同心尚父膺揚歸于軍帥之奮武無一語及克商之事而茅曰曾朝清明聖人敦仁畏義言不過物如此可徵楚詞列擘紂躬史記懸首大白皆野人之語七章末章

緜

○民之初生追敘不窋竄荒公劉徙豳若顛木之有甹蘖也○公劉館豳依京宮廟旣成俾筵俾几至古公而陶復陶穴者中葉式微狄人侵迫

遷徙無常也、首章

○周人苦狄久矣、太王必久知岐陽之可居、故一朝避狄、遂定遷而卜築焉、非倉卒出奔至周原而漫止也、○爰始爰謀、欲經始于岐下、而與衆謀之也、三章

○廼慰乃止、慰勞其從遷之衆、而使之止息也、○慰初至而撫安之也、止止暫休于其地、廼左廼右、始列定其居址也、四章

○凡遷都者必先作城郭宮廟、然後辨鄉遂、經井

牧、大王遷岐、乃迫于狄人、衆繁而相從、以民居民食爲急、故相其陰陽、以分左右、畫其疆理、以治田疇、庶事旣周、而後營宮室廟社也、五章

○削屢者、上版築𦥑、則脫去下版、而上載之其版屢斬也、六章

○此章包大王旣遷、並王季嗣立後事、七章

○此大王定遷、王季勤家、文王繼世之初、所同然也、至昆夷駾喙、則國勢漸張、虞芮質成、然後其興也勃焉、

○豳之土地雖美、而巘岡隰澗、無高山大壑以爲限隔、其未闢也、狄人不知、及公劉興作、數世以後、人物繁庶、乃羨其利而來爭、豳在岐山之北、而周原在岐之南、高山天作、道雖逼而險則可據、有林樹以爲阻固、故昆夷復來窺伺、則見山高林深、守禦已備、雖欲馳突、而力不能勝、故退而喙息也、八章

○曰俱當作日、日予謂周家、猶史稱本國爲我也、古人文字雖奧、其義未有不順從者、突以予曰起

之頗未安貼、蓋言國勢興起之後。我周人材日以衆多。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人。漸次以備也

末章

棫樸

○無君行獨先而師徒繼至之理、文王爲方伯、及之者、屬國會討之師耳。文王伐崇亦云同爾兄弟方伯徵兵可備六軍之數、必殷之舊典、或文王之憲令實然前二章皆稱辟王、而此曰周王、正以顯其爲屬國之辭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內事則俊髦

林立、外事則屬國景從、皆文王作人之效、三章

○文王化行南國、康誥曰、越我一二邦以修、酒誥亦曰厥誥毖庶邦庶士、則屬國君臣、聞文王之化而興起者多矣、此章曰周王壽考、則所作之人、不惟國中之髦士明矣、四章

○此章似可作比而賦、其即指文王、若曰如追如琢者、我王之文也、如金如玉者、我王之質也、末章

旱麓

○先王之德教、從容漸漬、能盡人之材。使各極其

所至。猶鳶之飛而極于天、魚之躍而自得于淵也、三章

○此章與前後義不相屬、疑他詩錯簡、四章

思齊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亹亹勉勉之實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緝熙不已之實德也。三章四章

○入、義理入于心也、古之君子、睹盤盂几杖而謹其德。覩風雨露雷而知爲教。所謂不諫亦入也

四章

皇矣

○周書屢稱自奄、孟子亦以伐奄與誅紂並舉、則二國疑謂商奄、首章

○天立厥配、立周邦以自配也、周書罔不配天其澤、又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蓋王者對時育物、繼天立極、乃天之配也、下章帝作邦作對、義同、

○木已死者則拔除之、叢生行列而非良材、則修治其容蒙、削除其礙塞、檿柘可適於用、則芟

剔枝格使得遂長其別如此、次章

○李鍾僑曰、因心順泰伯以天下讓之心也、泰伯心知大王欲傳國于文王以篤周之慶故王季因而成之、所以篤周之慶、卽所以體兄之心、所謂因心則友也、下文錫光受祿以至於奄有四方、乃因心之證據、下章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友兄篤慶之實事、三章

○察是非與分善惡無異義、克類爲能盡其義類也、與克明有淺深詳畧之別、○記云、能爲長然

後能爲君蓋有大小之別 四章

○兵者毒天下之器惟聖人用之然後可以對天下使少有畔援歆羨則無以答天下之望矣然畔援歆羨非優入聖域者不能絕故將言遏密而先之以誕先登岸蓋遏密而庇阮迹近於畔援分疆而度原意似有歆羨也○文王伐密據其陵阿泉池迹近於畔援歆羨而揆之天理則若循岸而登文王伐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豈徒張大於聲音顏色而揆之天心則爲順帝之

則故皆以帝謂明其義○將言伐崇先之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以恒情言則連兵以伐仇嫌修舊怨滅國而築邑事類專行文王則惟知帝則宜順此類皆若不識不知也張子云文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朱子則謂此處要說文王無意出做事不得我陵我阿無飲我泉分明據有其地自是大段施張了周公再稱帝謂以明之而順帝之則蔽之以不識不知蓋惟公能深探文王之心而善言其德行也○天之立君

以安民也、故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聖人渾
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行事皆明白直截、
無所回護、如崇侯虎爲三公、又紂之寵人、設請
命伐之、紂必不許、而文王不聞以擅興爲嫌也、
虎雖有罪餘裔豈不可建置、而遂作豐邑、密人
侵阮徂共、遏之足矣、而遂作程邑、詩人美之曰、
我陵我阿、我泉我池、不聞以攘奪爲嫌也、文王
猶有方伯之命、至湯之征伐、又曷嘗受命於桀
哉、聖人以天自處、見天下之亂、非已不能平、蒸

民之生、非已不能定、故非常之事、行之如日用飲食、無有疑貳、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此詩三言帝謂、若天諄諄然命之、其義深矣○後世如劉虞朱儁皇甫嵩操得爲之埶、而自潔其身、以致喪身亡國、人皆惜之、然非聖人不能行權、世變愈下、設冒不韙而無成事、悔豈可追、故無湯文之德、則三子所守、不可易也、

五章至八章

靈臺

○辟廱之作敘於囿沼之後何也其作之本有先後也步三辰序歲事觀妖祥辨雲物以降豐荒之祲象乃民事所最急故作豐之後經始於靈臺其下囿沼乃天作而地成者非先營囿沼而後及辟廱也以其地在郊野諸侯之大學在郊觀望廣博水流環匯宜爲澤宮故因作辟廱以習樂而教士焉其制爲前此所未有故其後遂以爲天子之大學而侯國不敢同於靈臺曰經始則辟廱之後作可知矣

下武

下、宜作卞、首章

○李光地曰、德配三后者、由其能思世德而求以合之也、二章

○李光地曰、孝者、百順之本、則而式之、則所以應一人者、皆順德矣、○昭哉嗣服、言武王所以繼嗣三后之事、昭然可見也、下章昭茲來許、承此言武王所繼嗣先王之事、卽所以昭示子孫也、文義與周書明我新造邦相類、蓋後人能嗣服、

先王之德、即先王之明玆來許也、四章

文王有聲

○前後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則曰王后、曰皇王、何也、作豐之後、幾有易侯而王之勢矣、故特稱王后、著文王乃追王之稱、而當其身、終守群后之臣節也、天子以諸侯爲屏翰、四方攸同、而曰王后維翰、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寶見矣、文王之化、未被於東方、而曰四方者、自岐周以東、皆東方之國也、至武王然後禹迹所掩、自西

自東莫不賓服故稱皇王以著其奄有四方之實兼明文王功德雖盛仍然殷之侯伯也詩人之稱名雖而不越義意各有所當如此○楚辭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有畜積而發揚之義烝當以此訓

○史記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本此不知此謂受西伯專征之命耳至武王乃稱皇王則文王受命稱王之誤卽此詩可証矣次章

作豐以配岐周之故邑也三章

○武王克商見於大雅者二、於緜曰會朝清明、此篇則曰皇王維辟、蓋自後人言之、則曰順天應人、曰誅獨夫可也、而周之子孫、則難乎其爲言、而於其事終若有所諱、仁之至、義之盡也、以是知泰誓武成、不可盡信、非孟子之知言、不能及此、五章

○文王、侯國也、故辟廱在郊外、此曰鎬京辟廱、則定爲天子之大學、而建於國中明矣、六章

生民之什

生民

○蘇洵云、毛公傳鳦鳥降於祀郊禖之後、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箋出而後有吞卵踐巨人跡之說、吞踐之事、史記始載之、當毛公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此定論也、此詩所謂居然生子者、蓋雖從高辛之行、而實無人道之感、故以爲災異而棄之、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異於常人、在上帝乃所以顯其靈也、而高辛姜嫄、則疑上帝之

不寧。禋祀之不康。故旣棄而後收之。以此爲說、則無害于理、而于詩之辭意、亦前後相貫、無所違背。○古者九黎三苗、合祭天地、顓頊帝堯、遂以爲亂德而加戮焉、郊之祭、尊無與配、故主日而配以月、以月配日、非配天也、五代郊祀配天、必先祖有聖德者。故舜舍瞽瞍而郊堯、鯀之得郊、有以死勤事之功、而議禮者猶有憾焉、禖氏配天、瀆亂不經甚矣、其說始于呂不韋月令、以大牢祀於高禖、然未嘗有郊禖之號也。周官儀

禮戴記春秋內外傳、百神之祀詳矣。月令而外。别無及高禖者。則或爲秦人創舉之祀。或爲呂氏欲立而未立之祀。皆未可知、至漢毛公生民玄鳥詩傳、始云姜嫄從帝而祀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蓋因月令以禖爲祈子之祀。天子與后偕往。而生民之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又曰履帝武敏歆則爲禖祀可知、故有從帝而祈于郊禖之說。然謂之郊者、不過謂其兆在郊野未嘗有配天之說也。至鄭志焦喬答

王權始云禖氏祓除之祀位于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然其禋祀乃于上帝也又曰契以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蓋因詩稱禋祀而附會爲祀上帝因毛傳郊禖而附會郊爲南郊郊禖爲祭天于南郊以先禖配之其實周以前何嘗有禖祀生民之詩所云以弗無子者亦何嘗爲祈于先禖哉世本及譙周古本因云伏羲制嫁娶之禮旣用之配天其尊貴先禖當是伏羲蓋因禖氏配天義不可通又從而爲之辭然其謬

愈甚矣伏羲制婚禮遂爲先禖則燧人氏火食
宜爲先炊何乃爲老婦極卑之祭乎至鄭孔謂
後王立高辛爲禖神尤無義理毛公詩序朱子
承用未改者僅十之二三然終悖戾而不安貽
誤後人如此○朱子云此詩未詳所用豈發爵
賜服于祖廟及祈年之祭終事而燕則歌此以
昭受命之原燕示奕世載德不忝前人之意與
○甫田及此詩攸介攸止俱當訓介爲助姜嫄從
高辛之行蓋爲助祭曾孫親履田間亦爲助田

畯勞農也、首章

○李光地曰、腓者以足煖之、字者、以乳食之、三章

○黍稷稻粱、上古即有之、故包以黃茂、而不舉其名、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荏菽麻麥之類、堯時始有、故后稷童而藝之、至秬秠穈芑、則必稷爲農師、天始降此嘉種、故又別言之也○恒常也、自降種以後、常如此也、六章

○烝之浮浮以上、后稷肇祀以後、先公承祀之常也、載謀載惟以下、乃旣有天下、始定郊廟之禮、

故以更端之辭別之、記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至周尚臭、然後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羶薌臭陽達於牆屋、此宗廟之事所以惟舉取蕭祭脂也。自夏及商、稷與勾龍同祭于社、周有天下。然後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祀必先犯軷、載燔載烈、燔柴以升其芳烈也、以興嗣歲、則爲冬至圜丘之祀明矣。于豆于登、明帝牛實柴。而稷則兼有豆實羹獻也。義法謹嚴、無一言虛設、是謂聖賢之文。○惟、思也、記所謂慮中

以治之也載烈卽以燔柴言如謂炙肉則宜曰
載炙○蕭脂以達氣豆登以薦實皆稷祀也祭
天則惟燔柴故補敘稷祀而後總言焫蕭燔柴
以升香之始上帝已居歆帝歆則稷不待言矣
惟仁人唯能饗帝孝子惟能饗親必乎將無罪
悔而後當祭能昭假也○臭卽謂其香之升者
言何以氣臭之升遂可信上帝之居歆如是乎
謂后稷肇祀以來先公先王皆能明德以薦馨
香而無罪悔故可信神之不吐耳 七章八章

行葦

○朱子疑此爲祭畢而燕之詩、然祭畢豈能復行射禮、東萊呂氏主王肅燕禮之說、然王燕群臣國賓、同姓雖有與者、而不咸在列也、文王世子篇、載公與族食之禮、又有公與族燕之禮、此其樂歌也。蓋王有嘉禮、或宗后眉壽、王族慶賀、自宜獨燕而與姓不同爾、

○二章以後、所言不過几筵爵斝薦羞歌咢之事、故揭其義于篇首、而曰戚戚兄弟。蓋雖角弓刺

與之後豈遂無燕射之儀獻酬之節所難者相覗戚戚之誠意耳○戚戚兄弟猶哀哀父母使聞者惻然有隱、首章

○舍矢既均謂每耦四矢皆發也、訓皆中、尙未安三章

○王與族燕雖以與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實式臨之故稱曾孫○父兄耆德能以善道引翼主人庶幾同享壽祺而獲景福也○父兄子弟所望于主人者戚戚之

仁。曾孫所望于父兄者。則引翼之義。末章

既醉

○首章祝以福壽、二章進以昭明、三章期以令終、蓋非清明在躬。則雖壽考。而非景福。甚或不能令終。穆昭之末路。詩人若先見之矣。首章至三章

父兄所祝至高朗令終而止矣。嗣子之象賢。後宮之令淑。非群下所敢言也。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孝子之不匱。則作則不可不先矣。欲女士之觀型。則身教不可不謹矣。且是皆天之所爲

也克享天心亦惟王公之昭明高朗而已王季大任維德之行文考所以篤生也先公先王奕世載德嶽𥁕所以常嗣也雖善頌善禱而規勉之義已具其中三章至末章

○大雅樂章若作于武王時則皆先公之尸也即作于成王時被天子之冕服者亦惟武王一尸而已故統稱公尸而卷阿亦曰似先公遒周公召公善體武王之心而曲盡其義于茲可見三章

○覩魏晉以後亂亡之國子孫后嬪死亡奔迫汚

辱之慘始知室家之壼即如天之福也秦漢已後亡國子孫無不被其災者周人雖遇暴秦之阨不過其君稽首獻地仍號南君以守先祀皆文武周公盛德所積而詩人所謂永錫祚胤者早信其理之必然矣 六章

○五章言天錫以善六章言所謂善者在錫以祚胤七章以胤起之而天被爾祿以下皆言祚也八章以祚起之而釐爾女士以下皆言胤也蓋有子孫而不爲天命所附有天命而子孫不賢

皆不得爲善。七章八章

假樂

○首章言受祿于天、而先之以顯顯令德、次章言干祿百福、而繼之以率由舊章、三章言受福無疆、而先之以率由群匹、末章言燕及朋友、而先之以之綱之紀、言民之攸墍、而先之以不解于位、皆須不忘規之義、蓋人君所以受祿于天者。在宜民宜人。所以宜民宜人者在修德于身。所以修德于身而宜民宜人者、又在法祖任賢。而

修德法祖任賢皆不可以始勤而終怠也故必不解于位然後綱紀常明而臣民悉協焉
○能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所以宜君宜王也次章
○能率由群匹所以無怨惡于民也古者君視其臣如等夷疇匹周書曰偶王在亶又曰矧惟若疇又曰大史友內史友所以內下交而民情無所壅遏也三章
○君之所以燕其臣臣之所以媚其君者莫大于息民而民之所以息者則在不解于位不解于

位乃後世人臣所爲犯顔苦口以諫其君人君所爲束縛譴訶以責其臣者而詩人以爲燕及朋友媚于天子眞聖賢之言也末章

篤公劉

○次章于胥斯原幽之舊邑聚也曰既庶既繁其居人舊已繁庶矣曰既順乃宣而無咏歎者居之者安故無愁歎也三章則于舊聚之旁更得連岡大原而謀遷蓋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則非前所相之原明矣曰迺陟南岡則非前所陟

之巘明矣。曰乃覯于京、則非舊聚之丘明矣。于時處處暫止其地也、于時廬旅寄寓而謀遷卽卒章所謂于豳斯館也、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商度經理所宜也、四章言定居于京成宮室而享廟立宗、五章言疆理井畝定軍制立稅法、卒章復總前章而言之、其次第如此、

○順者、其民從教、宣者、地勢爽塏、民氣無所壅遏也、次章

○民居宮廟既定、而復京其岡何也、蓋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此營度於野外耕桑之地也欲疆井

畝必先正其方相其陰陽向背觀其水泉輸委

然後可以辨樹藝之所宜溝澮之所湊末章總

敘始終曰止基乃理謂先定邑屋而後經田野

也○李光地曰西方負山少見夕陽則居人苦

寒故又度其有夕陽者以定民居起下章作室

之事也五章

卷阿

○後六章俱以得賢爲義老臣之輔幼主其所慮

者深矣、人君偶親燕游、則群小思導以荒樂、久之將喜側媚、惡正人。必使與有道之士居、乃能樂而無荒。前四章雖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首章述陳戒之因、次章至四章、皆曰俾爾彌爾性、則隱然有懼於不終之戒矣。曰似先公遒、則知負荷之難。曰百神爾主、則知監觀之赫。曰純嘏爾常、則知凝命承休、貴于有終。亦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之義。周公作無逸、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游于败叉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二公之用心凡爲大臣者所宜永監也

○宛丘之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蓋習於燕游則易喪威儀而損聞望思及于四方爲綱則知愼德闕以收聞望而燕游慆心之樂不戒而自止矣。六章

○藹藹所以形容吉士之氣象猶所謂藹如也○以吉士而媚于天子則無側媚之患七章

○承君之命而思媚于庶人則必能輔其君以欲

從人矣八章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汚亂之朝則賢者不處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賢士之生所以陶冶而成之亦在君之德教也國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矣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壤溝瀆亦此義也九章

民勞

○民勞不能康中國不能惠四方不能綏則王亦不能定矣而致此者則詭隨與寇虐之小人也

人非無良未有能昧其本心而詭隨者其初不過務爲容悅而終將無所不至君德以敗國勢以傾醜厲甚矣然小人每善於繾綣使人君始則墮其術而不知終則樂其便而難舍初之不謹必至于縱而不可制矣寇虐之人不知天命之可畏以爲民憂恣其姦慝以敗正道其勢一成正道盡爲之反矣故遏之尤不可以不早也爲王所親信而不能謹詭隨遏寇虐以爲王休是自棄其勞也然善惡各以類聚不能近有德

則志昏欲蔽。必漸溺于詭隨寇虐之小人。而不自覺矣。綏四方、爲民逑、定我王、所任之弘大如此、而以小人當之、不早自戒、何以無負于王之尊用乎、

○蘇氏謂詭隨者、將悅其君以竊其權、而爲寇虐、誠亦有之、然小人之心、大率有二、其詭隨者、專務容悅以便其身、而不顧國家之患、是爲柔惡。其寇虐者、天資殘忍、以殄民仇正、爲得志、是爲剛惡。若詭隨以竊權、而寇虐以殄民仇正、則奸

人之雄禍世尤劇察之尤不可以不早遏之尤不可以不力也○李鍾僑曰詭隨之人工于讒諂每竊威柄于上寇虐之人長于擊斷每恣掊克于下二者若聲勢相倚則詭隨者爲腹心寇虐者爲爪牙若易地而處則詭隨者亦能作威寇虐者亦或善媚然性資不同雖不善人之中亦或有能有不能故詩人分言之 首章

○小子不宜已有成勞詩人欲其聽諫而改前行故曰無棄爾勞以善誘之凡小人自結于君趨

承必謹、細故必親、以冒忠勤、謂之勞可也、集傳云棄其前功、似未安、次章

○式、用也、王以大任付之、則用之者宏大、難于負荷也、四章

板

○國語稱幽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固窮、民勞及此篇、皆以小子之暗昧爲憂、必幽王時作也、厲王暴虐、榮公專利、二詩無一語及之、則非刺厲王明矣、作者故舊大臣也、不大

諫于王、而諄諄爲小子道之何也、幽王裂繒舉烽、以悅褒姒、則不可與明審矣、小子無知、若聞人怨天怒。一旦改悔。而勉從老成之言。則國事尚有救。王心亦或可回。且明言民之不康、天之方蹶方濟、以規王之幸臣、則流于王聽可知、童昏不可任、乃天下之公言、視面折廷諍而更切矣、

○上帝謂王也、王棄老成善類、而比頑嚚小童、蓋反常道、不可斥言、故稱上帝、猶蕩所謂疾威上

帝其命多辟也○靡聖管管必一時不學無知之小子以聖人之道爲迂拘而不足信如原伯魯不說學秦檜謂論語乃孔子立教之言不得不然未必能實實躬行是也首章

○自古小人私欲旣得則欣欣然雖大難將及而不知昏憒自便則沓沓然雖禍幾蹶動而不改故再以熊熊然警之辭非辭令卽謀事之言也小人爲謀不遂而聽他人之言又忌其不自己出不能和衷以酌之悅懌以受之朝論不和則無

以酌乎事理之安而民受其病故必辭之輯懌而後民乃洽莫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謀一于天理則辭必輯民必協和所謀即乎人心則辭必懌民必安定言之灌灌聽之囂囂道不同故也王惟小子是信此出話所以不然為猶所以不遠也　次章

○善人之莅人國以其言與謀也言則不聽謀則不從尸位而已民之呻吟非無策以起之也而莫敢揆度者料不見用且生忌嫉也如此則喪

亂何所資以平蒸民何內被其澤哉○喪亂所資以挽救者善人也今載尸而莫敢葵則蔑所資矣　五章

○牖所以通明天之牖民言天與人之相通也如壎如篪氣至則應也如璋如圭可執以爲信也如取如攜必得而無疑也承上文言天心雖甚疾怒而與人事感通亦甚易衆人不知畏天或憲憲而喜或泄泄而怠或嚣嚣而傲或謔謔而戲或蹻蹻而驕或夸毗而誣所謂多辟也君人

者豈可更立辟以導之哉故下二章繼言謹德敬天之事言能修德以事天則怒可回難可已也○人君修德以致福如取如攜其受益也非天有心以益之惟其能自取攜耳六章

○遠猷不用善人載尸則無以爲藩矣下民卒癉殿屎莫葵則無以爲垣矣諸侯皆貳王臣離居則無以爲屏爲翰矣內寵並后宗子將傾此詩必宜臼將廢時所作是有城而自壞之也幽王至是爲獨夫矣惟任頑童而棄善謀故至于此○李光地曰

藩垣屏翰皆爲城而設者、而君則城也、懷之以德、則四者皆安矣、若藩垣屏翰之俱傾、城能無壞乎、當此時子然獨立、豈不可畏也哉、七章

○前四章皆曲喻小人、望其悔心之萌也、而囂囂蹻蹻、既置若罔聞、故五章歎善人之載尸、憂喪亂之蔑資、六章陳孱民之孔易、戒導民以立辟、猶冀王心之一悟焉、終則以人心盡離、天監可畏、俾王知必凶于爾國、小人知必害于爾家、其語益寬而其義愈切矣、七章八章

卷之六終